

## 尤駿欽 誰還記得

母親最後一次看見他，他從臥室出來，到客廳的藥物櫃裡取出一瓶紅藥水。他向著窗外望了許久，面對黑壓壓的人群，他笑了。母親問他笑什麼，他沒有回答，只是笑，笑得母親直直發冷。她對兒子說，晚上吃餃子吧，齊菜餡的。他說好，然後走出家門。

李大娘最後一次看見他，他正在廣場上和一群兇惡的警犬搏鬥。他掏出刀子，捅死了其中一隻碩大的黑色警犬。幾個男學生起來助陣。他們用各種武器——菜刀，啤酒瓶，削尖頭的鐵棍，只幾個回合，就料理了這群狗。更廣泛的人群，自四周湧來。他們湮沒在這人群裡，沿著沾滿鮮血的廣場繼續前進。浩蕩的遊行隊伍將警犬的屍體踏成肉漿。

他的女朋友最後一次看見他，他正在畫室裏和一個陌生女人親熱。從聲音中能聽出，他們彼此都很投入。空曠的教學區，這樣的旋律，遠遠聽來，頗有美的感覺。

當時她站在窗前，離他們不出三米遠。

由於黑夜，即使是這完全透明的玻璃，也阻隔了他們之間的視線。她又想起，這相似的情景，就在幾個鐘頭前，適才發生。在她的宿舍裏，她陶醉在他的懷抱，聽他朗誦為她而作的情詩。

父親最後一次看見他，他很傷心。

父親知道大限將至——幾周前，王家塘來到他家，尋他做這次暴動的組織者，他當時就預感到這次事件的不尋常。

那天，父親爬上一輛已被摧毀的坦克，又上一面校旗，呼喊，人民萬歲。一顆子彈自遠方的某個死角射出。他被擊中了，倒在坦克車下。十來個人衝來圍住他，並很快把他轉移到安全地帶。

他原該不知父親受傷。他在臥室讀書，心頭驀地一陣悲涼，生出奇怪的衝動。一種帶上藥水，衝到十幾裏外，救某個他認識，且又受了重傷的人的衝動。

他來到父親身邊，父親已奄奄一息。他沒有對父親說任何話，也沒因緊張而手腳哆嗦。他跪下，默默為父親擦拭傷口。鮮豔的藥水在父親的身子上留下不純的痕跡，仿佛畫一般。人潮滾滾，口號嘈雜，他卻出奇安靜，像藝術家一樣“蘸墨”、“塗抹”，竭力隱藏內心激蕩的感情。當父親咽氣，他旋即站了起來，朝著火紅的天空劃下一個巨大的十字。

他暗戀著的那個女孩最後一次看見他，是在一個靜悄悄的黎明，一個空曠的廣場。

廣場有一個大噴泉，每一個整點，就會噴一次。

他偷偷蹲在噴泉的一側，等待即要來此做早操的她。一切都與平常一樣，日光未至，月色疲黯，霓虹燈在飛蛾的撲打下閃爍著斑斕。

她依舊沒有察覺他的存在。少頃，她做完了操，準備離開。他忽地跳出來，像草叢中竄出的小獸，衝到她面前，用粗魯的動作——吻了她。只一下，他就極滿足了。他說，我喜歡你。

他的學生最後一次看見他，他正在侃侃而談藝術與人生的關係。

他說，藝術不是愛好，人生只有一次。他引用柏格森，每個人都只有一次生命，因而必須有所選擇。不是人選藝術，而是藝術擇人。一個人既已擁有藝術的人生，他就不應苛求生存條件。一個藝術家所要做的僅僅是以不斷創作的形式確定自己的存在。

酒吧老闆最後一次看見他，幾個警察衝進來，試圖將酩酊大醉的他逮捕。他本能地反抗，揮動手裡的啤酒瓶。警察有備而來，一跟電棍巧妙地繞到他的後腦勺。他哼都沒哼一聲就倒下了。

C教授最後一次看見他，是在C的辦公室裡。

和平時的黃昏沒有不同，他們在下棋。C說，我的事你不要參與，他說好。C又說，答應我，好好活下去。他也說好。警察把C帶走時，他一言未發，甚至眼皮也沒有眨一下。他要把C離去一刻的細節都記住。

街頭賣餛飩的張阿姨最後一次看見他，他還是一個愣頭青。我也有將近三十年沒見到過張阿姨了，很想念她呢。那時，城裏有了專門針對無證小販的公務人員。當日，兩鬢花白的她正與三個身穿灰色工作服、頭戴鋼帽的男人糾纏。餛飩車倒了，麵糊糊的水流了一地，打翻的味精、鹽和辣醬，破碎的碗散得到處都是。圍觀群眾在一旁指手畫腳。幾個學生——裡面有我和他，聯合著上去，衝他們猛一頓打。若不是看熱鬧的人很不懂規矩地報了警，那三個傢伙定會被送進醫院。

他的妹妹最後一次看見他，是在這座城市出事前的幾個月。在一家小飯館裡，他們涮著羊肉。熱氣蒸騰，他們時而沒法看清對方的臉。她說，機票訂在晚上，這次，又要很久才會回來。那天，他們又哭了。

我最後一次看見他，是在約莫二十年前的一個晚春。我記得，當時有許多人圍著他。確切地說，圍著他的屍體。人們把他的屍體擱在電線杆旁，從附近的垃圾堆裡找來一塊滌綸布給“他”蓋上。那布破了許多洞，看上去，他就像個邋遢的乞丐。我當時近乎瘋狂，衝上去抱住他。

遠處夕陽若隱若現，浸入我迷蒙意識裏。曾幾何時，在江南故鄉，我和他都很年輕，看著山下，春水船如天上坐，秋山人在畫中行。我說，明天就要走了，真有些不捨呢。他說，如果多年之後，有人問我，太湖，或者無錫，什麼時候最美，我會告訴那人，在我十八歲那年，離開她的時候，她是最美的。是時，也是這樣的夕陽，撕開大地最美的一道景致。之後，天就黑了。